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七十一回 童海川月下會三俠 駱駝嶺智誑趙小喬

上回書說到金雞好鬥雙鋼掌赤膽俠慧斌山神廟學藝，最後問師父的名字。老人家一陣大笑：「哈哈！慧斌，我與你是近鄰，鳳翔府西門裡姓董名乾字化一，人稱鎮古俠。和你一起伴讀十五載，陪伴著你讀書、習武十五年的師兄，你知道嗎？」「弟子，唉！我跟師兄這麼多年在一塊兒，我不好意思問！」「告訴你，他家住陝西延安府東門裡，姓胡名叫胡林。這是我大徒弟，本門本戶他最大，他叫飛天金精鼠。他有一手絕活，就是縮骨法。

只要腦袋過去了，這人就過去了，就能能耐。耗子本身就沒骨頭，有個縫隙就鑽得進去！」慧斌趴地下給師兄磕頭。老人家董化一問慧斌：「慧斌哪！你的能為是很不錯了。為師死後，你師哥和你的三位師叔經常來到金鳳山看望於你。」「我謝謝師兄，謝謝三位師叔！」「門戶中的五戒為師不願多說。希望你謹遵五戒門規，在江湖路上行端履正。你呀！做一個好武林弟子。你是一個和尚，如果你要眼空四海、目中無人，犯了門規五戒，你三位師叔都可以來到金鳳山要你的項上人頭、六陽魁首！」

慧斌這麼一聽，「哎喲，我說我師父把三位師叔請來幹什麼？這是給我請來的劊子手啊！將來我好好的不用說了。如果不能夠恪守門規就宰我！嗨！

師父您可真有出息的。姜二爺念佛：「彌陀佛！慧斌哪，你師父的話你聽見了嗎？」「弟子聽見了。」「那好極了，謹記你恩師的銘言！」董老劍客招手：「慧斌哪，進前來。」「是！」慧斌往地下一跪，就勢老人家一伸手，撩自己的藍布衫，「嘩唧唧」拿出一條傢伙來。慧斌一看：嚨！這是什麼東西呀？通體雪白，「唰唰」地冒寶光。十一節，頭裡是個六寸五的鐵鞭穗，渾鐵的，就跟那小甜瓜腦袋似的，黃絹線的穗子包著，使的時候鐵鞭穗就露出來。後頭是鐵鞭把，兩邊是八寶燈疙瘩，當中有黃帶子勒著把，黃挽手，黃色燈籠穗兒。這十一節都有透眼，穿著鹿筋繩，每一節與每一節之間都有算盤疙疙瘩，三個算盤疙疙瘩上頭有三個鋼環兒，一搖「嘩唧唧」地響，「慧斌哪，我教給你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招，那是為師我的絕藝。你瞧見這條鞭！你喜歡嗎？」「師父，弟子當然喜歡！」「噢，告訴你，這條鞭連穗兒帶把共有十三節，叫墨魚骨鞭。此鞭難得啊！在你師祖身上佩帶多年。出師的時候，為師我喜歡，我從你師祖手上要過來，在我的身旁佩帶也已多年。今天咱們爺兒倆臨別再即，我就把十三節墨魚骨鞭相贈與你，以示紀念！」慧斌一聽，眼淚就下來了：「師父，天不假年！您老人家先弟子而去，使弟子痛不欲生！這是您老人家心愛的東西，弟子我怎能有心要您的鞭？！」「孩子，不必如此！寶鞭雖好，也是身外之物。你讓為師把此物帶走，那麼此寶就不能出世了。你拿這條鞭帶在身上，時時刻刻都像為師身在左右，那不好嘛？」

「是！」趴地下磕頭。老人家把這十三節墨魚骨鞭疊好了往前一遞，慧斌伸手一托，老頭把鞭又拿了回來。慧斌一想：師父怎麼又捨不得了？」慧斌哪，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招，上中下走三盤。只要你將來勤習勤練，南七北六十三省只要使鞭的得讓你過去，你是第一條鞭！倒不是說你這條鞭就無人能敵了，只是在你這一輩子，在你這個時代裡的把式匠，你算第一條鞭。可有一樣，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呀！你要認為你的功夫盡善盡美，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你誰也瞧不起，功夫日見消退。你可记住了！廣東龍門縣青龍街東口，有個藥舖叫八卦堂。八卦堂藥舖掌櫃的姓王名喚十古，有個外號叫頭頂太極、腳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。這個人算為少林寺入室弟子。此人幼年三入嵩山少林寺，大殿的匾後頭，巧得人骨寶鞭。老方丈一圓僧普靜和尚有意成全王十古，後閣佛樓放好了天罡鞭圖，暗示於他。他在後閣佛樓，得天罡鞭三十六路活把鞭的鞭圖，拿到自己的家中無師自通，按圖習練。這個人能為高強，藝業出眾，教朋友血心熱膽。南七北六十三省，群俠之首。將來你見著這個人，這個人才是你的勁敵呀！」「恩師之言，弟子謹記就是了。」「好吧，你把鞭帶上吧！」慧斌這才把十三節墨魚骨鞭拉過來圍在身上。

「你們爺兒幾個還有事嗎？」問了幾遍，沒有誰答話。老人家董化一點點頭：「得了！讓我一個人好好的在屋裡呆會兒吧。」爺兒幾個沒有一個說話的。耗來耗去，耗到交了子時，就看老人家臉色一變，從鼻子眼裡頭「喇」

出來兩道長鼻涕，都過了嘴唇，往下一低頭，敢情老人家去世了。慧斌不敢哭哇！姜二爺托著老頭的這個鼻涕頭，慢慢地又給老頭托到鼻子眼裡去。姜二爺趕快派人把棺材蓋打開：「慧斌哪，咱們爺兒倆拿著鐵鍬走，咱們刨坑去。現在先給你師父入了殮！」有幾個人把老頭搭出來。給老劍客爺入殮，棺材蓋也蓋上，不打楔子，不釘釘，單擺浮擱。姜二爺帶著慧斌，老爺兒倆拿著鐵鍬去了，深深地刨了一個大坑。刨好了，鐵鍬放到那兒。然後爺兒倆回來，一看這兒，唸經的唸經，祭奠的祭奠。爺兒倆也到棺材頭裡，念完了經。然後告訴慧斌：「慧斌哪，把棺材挾起來，走吧！」慧斌總認為師父的屍體在裡頭，分量要重一些。等慧斌挾起棺材來，他有了感覺：嗯？怎麼裡邊沒分量啊？怎麼把我師父盛殮起來，我挾著，還跟空棺材一樣。慧斌滿腹狐疑，又不敢說師兄咱們把棺材打開瞧瞧。慧斌挾著棺材來到墳地，放到旁邊，拿繩子把它套住了。爺幾個四弔角，把棺材慢慢放下去，穩好了以後，調正了。立刻把老師掩埋了。埋得很結實，不留痕跡。時間一長，您找都找不著。

爺兒幾個都回來了，來到山神廟內。姜二爺說：「慧斌哪，你師父跟你說的話，剛才我全都囑咐你了。你要牢牢切記！看得出來，你師父就拿你做了衣鉢傳人，將來為我們的門戶發揚光大！你要身染下流，玷污門戶，壞了門規五戒，那時可休要怪你師叔們沒有叔姪之情！」慧斌一聽：您這叫多餘！

我一個出家的和尚，有什麼犯門規的地方哪，我幹嘛去呀，我既不圖名，也不貪利。「師叔，你們放心吧！」「要是那樣，好啦！我們可都得回家了。」

「哎呀！三位師叔，辦完了事情，我想請三位師叔在廟裡頭住上幾天。再走不遲。」「不行！你我後會有期吧！」姜二爺、張三爺、董四爺全走了。慧斌挽留不住。又問胡林：「哥哥，跟小弟到前山吧！」胡林搖了搖頭：「兄弟，師父把我找來，從收你下你算起十五有餘啦。哥哥我也有個家呀，我也得回去看看去！」慧斌知道胡林是回大爺：「唉，師哥，我怎麼說呢？小弟我給您道謝吧。」老頭一擺手：「用不著！師弟呀，咱兩個耳鬢廝磨一塊兒十五年了。師父臨死之際，為什麼要把三位師叔請來？你要好好地想一想！歐陽修為什麼只教你硬功不教你軟功。師父為什麼又費那麼大力氣教你軟功，成全於你。哥哥我疼愛你，但是這裡頭的事情也很多，希望你好自為之。」

「師哥，您放心！我明白。」「好！今後一定要謹守門規。三位師叔此番前來就聽咱們師父一句話，要好好地保護你。這好好地保護你裡頭，也有你將來享大名的一面，可也有約束你的一面。」「哥哥，您放心吧，兄弟我全知道！」說完，胡林飄然而去了。

慧斌到了東鳳莊，面見哥哥把事情一提。天下第一杰方奎很高興：「兄弟呀，你的機緣太好了！一個練武的，哪有你這樣的福分哪？能遇見兩位名師。」看了看十三節墨魚骨鞭：「價值連城啊！但鍾愛之，將不可力敵！」

「師父都教給我了。我要辭別兄長，闖蕩闖蕩！」方大爺答應。慧斌一走三年之久，落出個外號叫金雞好鬥雙鋼掌赤膽俠。回到金鳳山，立起桿子來廣收桃李。轉眼間就十幾年。慧斌三十八歲出師，四十一歲回山，到現在五十四歲。他哥哥方伯林八十一歲。

最近有點兒不痛快的事情，很讓慧斌心裡驚扭，為這個就跟哥哥提了。

方奎直勸道：「我勸你你不聽，我也知道你這個人倔強。咱們到兩界嶺西鳳寺看看你師哥秋禪去。讓你師哥替你出個主意。應當怎麼辦？金雞好鬥雙鋼掌赤膽俠高僧慧斌點了點頭：「哥哥，我也不是想不開！不過，這件事情您兩頭為難。那頭麼是您哥哥，這頭麼是兄弟我，一般遠。好吧！咱們到西風寺跟我師哥西風長老秋禪商量此事。」軍刀帶好了，老哥兒倆打廟裡頭起身形，直奔兩界嶺西風寺。順著山道可就來到西風寺的門口。山門洞開著嘴，嚨！大月亮地裡一瞧：那月台上有人動手。師哥西風長老秋禪大

僧袍揹起來會鬥一個年輕的壯士，看這個人出手不俗。慧斌也看出來了，這是本門本戶之人。月台下頭，還有幾個年輕人站著觀陣。「哥哥，咱們去看看去！」方奎這才高聲喝喊：「高僧啊！月下與何人動手？」海川縱身形出去，又手一合看住門戶。大和尚秋禪也往後一撤步，合掌打問訊。張方、九齡、孔秀這些人可看真了：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，笑容可掬，十分忠厚。後頭這個大麻臉和尚，面門上這條子肉「撲嚕嚕」亂顫，凶極了！

海川一瞧，喲，這都是誰呀？老哥兒倆一拔腰上月台了。秋禪長老跟方奎哥倆見面。慧斌和方奎都給秋禪長老行禮。秋禪伸手相攙：「起來起來！你們哥兒倆怎麼這麼閒在呀？」「噢！我們哥兒倆到這兒瞧瞧您來。很長時間沒有來，想師哥您了！這個年輕人是誰？您怎麼跟他們打上了？」「咳！我給你介紹介紹。童俠客你請過來，這位陝西鳳翔府東鳳莊的莊主，三清教長教的道門門長歐陽修，歐陽老劍客爺的嫡傳弟子，天下第一杰方奎方伯林。

這位是我的師弟，姓方名杰字伯生，出家的名字叫慧斌，闖蕩江湖有個美稱叫金雞好鬥雙鋼掌赤膽俠。他們是親哥倆！」童林一聽，哎呀！本門本戶啊！

急忙搶步進身，躬身施禮道：「高僧，晚生童林拜見！」童海川這人就這樣好，不自大。慧斌就這樣不好，十分自大。慧斌知道：童林是我三師叔的師孫，江西臥虎山老觀主尚道明、何道源的弟子，我的師姪。彼此行禮，各道寒暄。才細問經過，西風長老秋禪都說了。方奎一聽，道：「哈哈，童俠客，你們哪兒有這麼請人的！你是請人家西風長老秋禪介紹擺亭人，按理說你是官人，這是公事。可有一樣，你們是懇求人家來的，哪能到這兒把人家徒弟打了？」海川到現在也說不出什麼來。道：「方老前輩，您說得對！還是我弟子的一時無知。事情已經過去，我給高僧賠了禮。無奈高僧不樂意，非要動手一戰不可！所以我跟高僧勉強地奉陪奉陪，並不是要分一個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。」方奎聽了：「很好！童俠客，你小小年紀奉師命興一家武術，武功一定有獨到之處。聽說你在北高峰獻藝賀號，得了鎮八方這麼大的一個美稱。我八十一歲了，才得了一個天下第一杰，我跟你比差得遠。剛才高僧跟您動手，我瞧了半天，一時的技癢難撓，我也斗膽打算請教請教童俠客！咱們也是點到為止，誰勝誰負本無關。童俠客你看可以嗎？」海川一想：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硬著頭皮上了，我在人家金針道長韓景和眼前說下了朗言大話，我請不來秋禪長老，那怎麼算呢？」方老前輩！您是前輩，弟子是末學後進。既然如此，我願奉陪，不到之處請多原諒！」「哈哈……童俠客，你太客氣了！這麼辦吧，你們爺兒幾個都往後。」慧斌、秋禪這些人都往後退。張方可為海川擔心哪！這樣行嗎？您瞧這大鐵塔，麻和尚一定厲害，他哥哥也不含糊。

月亮地下邊，天下第一杰方奎方伯林往前一搶身，左手一個引手，上左步跟右步，腳踏中宮，右掌反過來，往前一搶身，叫進步擦陰掌。海川就勢上身，雙手不動，左腳紮根，右腿抬起來，拿腳後跟一掛人家方奎的右臂。

唉！踢、彈、掃、掛。方奎往回一拽手的時候，海川往下一落右腿，雙拳走「雙風貫耳」，對準方奎的左右太陽穴就來了。方奎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躲，右腳一個「坐腰掃堂」。海川腳下一點，長腰起來，雙方彼此看住門戶，當場道請，打在一處。雖然說不是仇家，有道是當場不讓步，舉手不留情。

當著這麼多人，誰來個屁股蹲兒，來個趑趄，也不大好看哪！都是各自用心。

海川八卦錦絲盤龍掌施展開來，腳踩八門，招隨身進，掌法神出鬼沒。方奎一瞧：人家童林小小的年紀，有這麼好的武功，可真是不得了哇！自己不往裡進招，只好封閉躲閃，看管定勢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耐戰三合。慧斌見哥哥贏不了童林，邁步往前來：「啊哈！童俠客武術高強，內力充沛，青年有為，兄長絕非敵手。請哥哥暫時退過一旁，待小弟會一會這位鎮八方紫面崑崙俠。」

方奎趁機會，虛點一招縱身形出去。海川往後一撤步。方奎一抱拳：「童俠客！現有舍弟方伯生打算跟你討教討教。」張方也瞧得出來，我叔父別跟人家動手，就衝這塊頭，跟人家一比就比下去了。慧斌往這兒一站，跟半截大黑塔一樣，海川就顯得單薄多了。「高僧，您請哪！」「彌陀佛！」海川往前一搶身，左手一晃面門，海川的「麒麟吐珠」，右手就到了。慧斌一看海川的掌到了，這可不是野飛龍燕窩燕子坡，更不是鐵背羅漢法禪僧，也不是九月九重陽會的鐵面伽蘭佛濟源。這是大和尚慧斌哪！慧斌一立右手，伸了沒動地方，拿右胳膊就這麼往外一封海川的右臂。哎喲！海川就感覺到和尚慧斌胳膊硬如鋼，就跟這大鋼棍子一樣。海川心說：可糟了，我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術，我非栽到慧斌的手裡不可！海川沒進去招，把右胳膊又退回來了。和尚慧斌就勢一反腕子，拿右手掌心向上，手指頭衝前，就往海川胸前一戳，「喇」地一下就到了。海川也知道封不住他，上右滑步一躲。和尚慧斌一反腕，右手掌衝下，左手掌往前一出溜，奔海川的兩肩頭就打來了，正搭在海川的肩頸穴上。海川只能「童子拜佛」，雙手一合，往外一分。慧斌兩隻手往回下一帶，「嘭」！正把海川兩隻手的手腕給攔住了。慧斌還沒使勁呢，海川的身上就覺得不得力。如果慧斌這個時候雙手一抖，「金雞抖鈴」，手腕子一顫勁，海川就得來個大跟頭，非摔倒不成！但是慧斌沒有。

這是誰的徒弟？談笑清居無機子尚道明、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的徒弟，這是我師哥的徒弟，師姪啊！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術，我們可是一家人哪！

我要把童林抖個跟頭，童林後半生，在武林中就闖不出去了，那你這門武術還闖什麼呢？我不能自殘骨肉，把我哥哥的徒弟給打了。再說回來了，我真把童林給打了，尚道明、何道源還不找我來呀！我惹不起呀！咱別找麻煩。

慧斌想到這兒，他就輕輕地一鬆，往後一撤步：「彌陀佛！承讓、承讓。」

海川知道慧斌捧自己，臉一紅，一抱拳：「高僧，我輸了！」慧斌：「哈哈！勝負未分，何得為輸？」「唉呀，高僧哪！您也是前輩，承讓對我。童林感恩不淺！高僧，咱們今天的事情算完了嗎？萬總歸一，我還得懇求西風長老秋禪長輩，把這擺亭之人說出來呀！」慧斌對秋禪道：「師哥，咱們不如幫幫海川的忙。師哥我說這話你可別不愛聽！您給七星山介紹擺亭之人，您貪人家什麼了？給他擺這種東西有什麼好處？海川是官人，攔阻大人不能起程，本身也有過。不如啊，您將功補過，把擺亭之人說出來！」秋禪長老也樂意，說：「這麼辦吧，咱們爺兒幾個都回禪堂吧！」海川過來叫孔秀給兩個小和尚賠禮道歉，安慰安慰青龍、白虎法如、法來兩個小和尚，然後秋禪也安慰安慰孔秀。孔秀心說：不要安慰了，反正把我給揍成了爛酸梨，咱們叫兩夠本了。這才一同來到後院禪堂。西風長老秋禪把事情全說出來了：「擺亭子是山西壽陽縣袁家屯，百靈先生袁化擺的。在咱們江湖綠林道所有消息埋伏上，他這兒算一門。這是南陽臥龍莊諸葛化老先生的弟子。這樣吧，袁家屯離姜家屯相隔二里半地，老人家跟袁化關係最好。我寫一封信，回去之後，海川你們爺幾個研究研究，派人趕奔姜家屯把信交給老劍客爺，交給我的恩師。然後由我恩師出頭，讓袁化來，袁化准得來。你們要直接請，恐怕不好辦。」馬上把這封信寫得了。海川裝好信告辭出來，帶好張方、九齡、孔秀爺四個往回走。

來到耿家莊越牆而過，趕奔大廳，來到大廳外。金針道長韓景和跟受氣的兒媳婦一樣，坐在那低著頭，一聲不言語。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跟他翻兒了：「你沒事樂什麼？我兄弟說扛，扛就扛。你這一樂不要緊，他準是上西風寺，直到現在不回來。他要有點錯，碰倒了他一根汗毛，韓老道唉，我讓你老雜毛給立旗桿！」連石爺、洪爺、司馬良爺兒幾個一個勁地在旁邊說好話。司馬良說：「大爺大爺！得啦，我師父上西風寺，也不見得有危險。」

「好孩子，這老雜毛不地道！」哎喲，司徒朗這頓罵呀。耿文、耿武怎麼勸也不成。海川挑簾進來了。「哈哈……」韓景和說：「您瞧見沒有，可來啦！您先查查童俠客爺身上汗毛，有倒了的沒有？」海川挨次見禮，「哥哥，您幹嘛哪？」「你老不回來，我不放心哪，我要跟老雜毛算帳哪！」「哈哈，放心！那麼和尚來了嗎？」「來了。」「在哪兒呢？」海川一指懷裡：「我給扛來，我給揣來啦。」

海川就把西風寺月下會三俠的事情都提了：「原來八寶轉心亭乃是百靈先生袁化擺的亭子，離著姜家屯只是二里半地。咱們只要見著老劍客爺姜達姜本初，把信交給他老人家，這事就算成了！」

爺兒幾個坐下來研究這件事。信既然有了，咱們誰派去？海川那意思就得自己去，顯得莊重。張方一擺手說：「您不能去！您是掌舵的人。現在公館這兒一堆兒，耿家莊這麼一堆兒，這七星山還有一堆兒。師弟王環到現在還不知道下落呢？咱們這麼辦得了，我去，我也是隨行衛員哪！」「方兒啊，你去是成，一個人不大好。」「唔呀！要是隨行衛員得去嘛，我看，弟子可以前往吧！」海川想了一下：「孔秀去吧。」大伙兒一瞧，就他們倆人就成了。因為良兒剛好，九齡在這兒侍候他。孔秀和張方哥兒倆去。海川一伸手把信拿出來，要交給張方。往前剛一遞，孔秀伸手接過來：「師父，把信給弟子吾吧！」海川一想：得啦！我做師父的處處貶低徒弟也不像話。「孔秀，信你拿著是可以。但是，隨時隨地要跟張方商量，得讓你張方師弟點了頭。不然的話，事情不好辦！」「這個可以，弟子吾知道。怎麼樣，師弟咱們走吧。」孔秀把信藏好了，兩個人帶好銀兩路費，各把軍刀帶著，離開了耿家，就奔壽陽縣姜家屯下來。

這天天黑了，來到壽陽縣地界。他們是由西往東，滿天星斗。突然間前頭髮現一條白線，快如電掣風馳，「喇」在大樹林兒的西邊往北了。「嘿！孔老爺，你看那是什麼？」「混帳東西，這一定是狐仙老爺爺。」「什麼狐仙老爺爺？」「那不是嘛，為什麼罵著風啊，走得這麼快呀？」「追！」兩人一前一後，腳底躡勁，沙沙沙……可就往正北追去了。等走到大片樹林的北頭，把這道白線給追沒了。小哥兒倆一瞧啊：北面是個大村子。就在這村子的南頭，有大片的廟宇，並排好幾個大門。這就是二爺姜達姜本初他們家，又是廟又是住家。孫男弟女一大幫，全這兒住。「喲！這是什麼地方啊？」

「這是大廟。」「胡說！你看看這大廟有匾額嗎？這廟叫什麼啊？這是住家！」

「混帳東西，你們家的房子跟大廟一樣嗎？五脊六獸的房子嗎？這是廟宇嘛！」「不管怎麼說，這白線是不是進了這家兒啦？」「唔呀，吾看是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就上去看看！」兩個人一拔腰，可就上了房，各處窺探。哪個院裡頭全都是黑黑的，唯有往裡第三道院的正廳，囉！可顯得燈光很亮。小哥兒倆上了南房奔了中房，扒中脊往大廳內瞧：銀燈招展，八仙桌上頭擱著一個棋盤。經緯縱橫，有兩人在那裡下棋呢，黑、白兩子可落下來不少了。

上垂首座一位大個的老和尚，右手在棋子的盆裡頭抓這棋子，「嘩楞嘩楞」地響。對過是個俗家，也就在六十掛零，花白鬍子，可就是白的多，黑的少了。神形瀟灑，跟一位神仙似的，也聚精會神地看棋。

張方、孔秀這兩個人都是棋迷。張方師父歐陽爺好下棋。洪利洪炳南跟歐陽爺在一塊兒，經常下棋。張方伺候棋局，所以，日久天長，熏陶漸染，他也樂意看。孔秀他師父，神手東方朔陶潤陶少仙跟羅漢鐵臂禪師普照、南俠司馬空都是愛下棋的主。從小時孔秀也伺候下棋。孔秀一飄身從牆上下來，慢慢往前走，來到北房上台階，一挑簾進來，他站在和尚身後，瞧上下棋了，他也瞧入了神。張方這個氣，這是什麼地方，這是誰啊？你跑屋裡看下棋的去。張方一飄身也下來，也上台階，挑簾進來，站在這位俗家老先生的身後，探著脖子瞧下棋。這工夫可不小了。沒走幾招棋，這俗家人不下了：「老師，拿棋罩子給它罩起來吧！我看您明天上我那兒下去，咱們明天記一記，也就成了。這盤棋沒完。」「彌陀佛！哈哈……不錯！」「那弟子我可就跟您告假了！明天我在家中竭誠恭候也就是了，咱們爺兒倆還要繼續下這盤棋。」「可以啊！我們記得住。」這位站起來往外走，老和尚送。

張方、孔秀跟著一塊往外送。送到大門口那人出去往東走了。老和尚回過頭來看看他們倆，老和尚進來，他們倆也進來了。關上大門一直奔客廳，挑簾進來，老和尚一回頭，這兩人還沒走呢！「你兩個奴才，大膽！」「唔喲！老爺子，我們兩個人膽是不小的，跑您府上這查裡來看下棋的。」「胡說！你二人另有使命。你們兩人不是到這裡來請百靈先生袁化來了嗎？」張方一聽，說：「是啊！」「那麼見到袁化你們兩人怎麼不獻書信呢？」孔秀說：「我不曉的呀！請問您老人家是誰呀？」「貧僧就是姜達啊。」「老劍客爺，我們哥兒倆給您磕頭啦！」張方、孔秀重新見禮：「老爺子，我把事情給耽誤了，我現在是後悔的！」「噢，後悔？哈哈，早有人給我送信了。」

原來西風長老秋禪寫了信，在西風寺童海川他幾個不是拿著信走了嗎？

金雞好鬥雙鋼掌赤膽俠高僧慧斌跟天下第一杰方奎老哥兒仨坐下來，叫小和尚告訴廚房，挑開爐灶，準備點素齋素菜和酒，老哥兒仨喝酒談心。秋禪問：「你們哥兒倆怎麼這麼閒在？」方奎歎了一口氣：「唉！大師父，二弟方杰在家裡頭遇到了一點事。」就把事情的經過跟西風長老秋禪談了。那麼，什麼事情？您往後聽，現在不能提。西風長老秋禪可勸了勸慧斌。然後，就把海川的事情，跟他們哥兒倆提了提。慧斌想了想：「唉，師哥啊，救人救到家，幫人幫到底，您就寫一封信還不成。百靈先生袁化這個人，是個讀書人，絕不是三天請兩天叫，一提溜就來。我看您明天派人打聽打聽，到底派什麼人，到姜家屯我叔那裡去請袁化。必須請我二叔，求老爺子幫幫忙，這事才能好辦。話又說回來了，您是個出家人，雖說七星山是您的近山、近鄰，您也不能拿過來就給他介紹這個，現在七星山的人，拿七星八寶轉心亭阻攔住年欽差了，您本身就有罪。趕緊把這事情辦完了，比什麼都強！」慧斌和尚說話很明白，趕輪到他自己，他也不明白。秋禪一想對。到了時候老三位休息，小和尚給他們倆安排住處。

老早地西風長老秋禪一個人，就奔耿家莊了。村口外頭，連溜彎兒帶著著點。果然，張方、孔秀兩個人奔壽陽縣姜家屯走了。秋禪一想：怎麼派這麼兩個人哪！秋禪和尚趕緊回來。來到西風寺，面見方家弟兄，把這事情一提。慧斌一想不成：「師兄啊！這麼莊重的事，就派兩個孩子去！不管兩個孩子在這公館擔任什麼職務，被人家袁先生看不起。您哪，多辛苦，到壽陽縣去一趟吧！」這麼著，西風長老秋禪走得急，腳底下躡勁，那可就比他們倆快多了。再說是輕車熟路經常來，來到姜家屯，就把事情跟老師提了：「您說打發兩個孩子來，這可不大好啊！」「這兩個孩子什麼樣？」秋禪把張方跟孔秀的長相都說了，看意思他們到了天黑，就來到姜家屯。「你甭管了，你回去吧！」西風長老秋禪才告辭走了。老劍客爺姜達吃完了中午飯，親自到袁家屯。「啪啪」一叫門，底下人出來把門開了：「哎！老劍客爺，我們給您行禮了。」二爺姜達口誦佛號：「彌陀佛！免禮、免禮！你家長外爺在嗎？」「在！您老請進。」袁化一見，趕緊過來行禮：「哎喲，老師，怎麼有工夫來？您快進來吧。」「袁先生，貧僧悶得慌！你把家裡的事情稍微歸置歸置，咱倆一塊兒上我那去。沏好了茶，貧僧請你下一盤。」敢情爺兒倆經常在一塊兒下棋，但是袁化絕對不是對手。袁化說：「好吧。」請和尚進來，把家裡頭的事情歸置歸置，爺兒倆一同來到姜宅。等來到姜二爺家時，沏上茶，爺倆可就下上棋了。這盤棋下得時間長啊，老半天，天都黑下來。

姜老劍客爺中間出去瞧過一次。遠遠地看見這兩個孩子溜溜達達地來了。二爺姜達晃動身形，奇快無比，遠遠一瞧才像一條白線，把他引到這裡來。老人家翻牆而過，來到屋中接茬跟袁化下棋。

這時，老人家對張方、孔秀說：「哎，既然讓你們倆請人，你們兩人必然認識。一瞧袁化在這裡，趕緊進來一行禮，書信掏出來，我在旁邊一說，這事不就妥當了嗎！好，你們兩人進來看上了歪脖子棋了。這叫什麼事呀！我認為你們兩人認識袁先生呢！」「？」「哪認的呀！我叔父童林讓我們兩人來請，我們兩人就感覺到，在人家那裡擔任什麼重要職務，也不該派我們兩人來，可是我叔父童林離不開。老爺，這事您說怎麼辦？」姜老劍客爺想了一想：「你二人過來！」如此這般一說。孔秀笑道：「喲！老爺子，您這主意真不錯！老人家呀，吾謝謝您了！」孔秀趴地下給姜老劍客爺磕頭。接著，給他兩人準備點吃的，吃完了打發兩人睡覺。第二天起得早，梳洗已畢，爺仨在北屋吃了點素點心。然後，老爺兒仨收拾好了一切。「把信帶好！」這回孔秀不拿著了：「唔呀！張方，把這信給你吧，我是不能辦事的。我是不在飯桶以上、也不在飯桶以下的人物，我是正在飯桶上啊！」張方接過掖起來。爺兒仨溜溜達達來到袁家屯。

二里多地，稍微一走就到。長街一條，東村路北，老劍客爺姜達上去「啪啪」叫門，底下人把門開開：「喲！老爺子你來了。」又看了看張方、孔秀。

「老僧，到這裡來看袁先生。我們兩人昨天晚上有約會，今天還要接茬下棋。」

「您隨我來吧，」袁化一見：「老師，弟子未曾遠迎，請老人家千萬千萬恕罪！」「彌陀佛！起來，起來。」也不給張方、孔

秀指引。袁化一瞧：這兩位昨晚就到姜老劍客爺的家裡頭，怎麼今個又上我這兒來了？問：「噢！這是您的書童啊。」「啊，是我的書童。」張方一想：得了，嗨！我跟孔秀又降級了，當了書童。張方一看人家院裡栽種著奇花異草，濃郁芬芳，院裡頭乾淨極了，真是隱士居住的地方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進了客廳，迎面的架几案，八仙桌兩旁有椅子。啊，牆上掛著不少的畫，很夠意思！老二位坐下了，馬上讓底下人把茶泡好。姜老劍客一笑：「袁先生，咱們還接茬下那盤棋啊！」姜老劍客爺使白棋，袁化使黑棋，接茬下上了。哈，這盤棋開始姜老劍客就受制了。最後下完，百靈先生袁化贏了！「彌陀佛，老僧輸了！」

樂得袁化手舞足蹈：「唉呀，老師呀！四十年來弟子我跟您下棋，沒勝過你。這可是頭一次！」「哈哈，你的棋長了。咱們再下一盤！」結果二人把棋子分開，接茬又擺上。擺著擺著姜二爺又輸了：「哟，老師您又輸了！」「啊，袁先生，您的棋長了！再下一盤。」下著下著，沒有三招五式，姜老劍客爺又輸，連輸三盤，還要下。袁化不下了：「老師，我看出您這棋來了，您不正經跟我下呀！要是這樣下棋，下一百盤我也長不了。老師您還是用心跟我下，您這是教我能為！」姜老劍客爺把棋子一推：「袁先生！還別說下棋一道！天文地理、諸子百家、醫卜星相、三教九流、文武兩科、內外兩家，可不是老僧我說句大話，你還差得多呢！」

姜二爺長這麼大，永遠虛懷若谷，沒跟誰說過一句大話。想不到今天跟袁化說了大話，甯說下棋你不成，哪樣你也不成。百靈先生袁化聽完，愣了半天：「唉！老師呀，我從起小認識你。自從跟您成了朋友以後，我總感到十分榮幸，因為老師是武林之中的前輩。真是的！內外兩家，文武兩科，您是無一不好，無一不精。我總拿您做我的榜樣，拿您做我的老師。但是多年來，弟子也知道遠遠地不如老師，可是老師從來沒跟弟子說過這樣的大話！」

「唉，哈哈……，袁先生，我說的不是大話，我說的是實話。袁先生你說，你哪樣比我強？你拿出來我看看，你沒有啊！」哎，可把袁化的火給激起來了：「好吧！老師，我拿出點東西您瞧瞧！」他轉身形，挑簾籠奔裡間屋。

姜二爺坐這裡也不語。張方、孔秀把棋子收起來，往案頭一放，棋盤也歸置起來，八仙桌上什麼都沒有。老半天工夫，百靈先生袁化拿出一個東西來：「老師，您看看這個。」「這是什麼？」「這是學生我親手所做，嘔心瀝血描繪的。您瞧瞧！」姜二爺接過來一瞧：什麼樣啊？就好像八月十五中秋節吃的個團圓月餅一樣，足有二尺見圓。但是一劈八瓣，就這麼一角，上頭有各種的顏色寫的蠅頭小楷。姜二爺看完了：「袁先生！」「老師。」「你這個叫什麼呢？你這不是個完整的東西，讓貧僧得窺全貌，哎，如果勝似老僧，老僧賠禮！」「那好吧！」袁化一賭氣，又進屋了。不是姜二爺今天跟袁化說這麼大的話，傷了袁化的心，袁化不會往外拿。又拿出一塊來，挨著放到桌上：「您看看！」「哈哈……，老僧看不懂。無頭無尾，就這麼兩塊，你讓我瞧什麼呢？」

「好，我再給你拿一塊來去！」又拿一塊對上了，還不成；拿著拿著，拿出四塊，正一半。「袁先生，你真要讓老僧折服！你把另外一半也拿出來，老僧看看！」「好吧，您哪！」袁化可氣壞了。心說：您什麼時候也疼愛我，拿我當弟子，拿我當朋友。我什麼時候也敬重你，我拿您當師父。怎麼今天跟我說這麼大的話？！再說，連輸三盤棋也不像話呀！一賭氣全給您拿出來。四塊擺上，整整一個大圓的：「您看看吧！」姜達心裡說：袁化，你這麼聰明絕頂！就我貧僧姜達這兩句話，你就把七星八寶轉心亭的全圖拿出來。就是到時請你，你不去。有這圖，稍微懂得消息埋伏，也能破了七星八寶轉心亭。袁化看了半天，還以為姜二爺要把亭圖遞給自己。沒有！

姜二爺一伸手揣起來了。「噯！老師您怎麼給我拿起來了！」「哈哈！袁先生，拿起來。」一指張方：「把信拿出來！」

張方一伸手把信拿出來了，道：「袁先生，我是欽差大人公館的隨行衛員，姓張叫張方，有個外號叫病太歲。袁先生，請您看看信吧！」袁化把信拿過來一瞧：西風長老秋禪托師父轉請袁先生，來趟耿家，把七星八寶轉心亭幫助破了。因為當初我請您給擺的時候，這是朋友之交。沒想到段氏弟兄拿這七星八寶轉心亭，藏了金牌，跟官府為仇作對。看完了，袁化道：「老師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「你要問哪，是這麼回事！當初秋禪介紹你擺亭時候，貧僧我就跟他說過，你別以為這個地方你是向著袁先生，讓袁先生展展才。實際上錯了，一旦七星山拿著這個東西，窩藏一些物件，與官府為仇，不但你有罪，袁先生本身也有罪。你看怎麼樣？袁先生，你跟著倆孩子去一趟吧！」

「您讓弟子去，何必有西風長老秋禪師兄的信呢。您說一聲，弟子我就去呀！」

「哈哈，那好啊！」「可有一樣，打昨天您就忙活，您忙活什麼呀？」「唉！是這麼回事。」把西風月下會三俠的事都說了。「我怕你不去！」「是您讓弟子我去，我怎麼能不去呢？相反的，去，我害怕呀！」「袁先生你害怕什麼呀？」「唉！老師呀，有這麼一句話，寧可得罪十個君子，也不願意得罪一個小人。像段氏弟兄他都是綠林道的賊呀！我要幫著童衛員大人，幫著眾位破七星八寶轉心亭，就把他們給得罪了。我得罪童海川童俠客沒關係，您派人請我來，我不去，童俠客不會加害於我。相反的，要得罪了段氏弟兄，段氏弟兄可就要害我呀！你也知道，晚生家中有八旬老母，兒孫滿堂，一大幫人，也就是說，上有老，下有小。我得罪了綠林道，我袁化防不勝防！您看，為這個我也有點害怕。」二爺姜達一擺手：「你錯了！解鈴係鈴，你應當把七星八寶轉心亭破壞。不要緊！如果段氏兄弟有一天要打算害你，老僧自然要管。你記住了！他們要把你害死，我也給你報仇，有我呢！」「要是那樣，那麼什麼時候走？」「袁先生，您收拾收拾馬上就走，時間有限。再說大人是到四川放賑去，走不了多著急！」「那好吧！」把家務事歸置歸置，到裡面稟明了母親。老太太沒說什麼：「好吧，完了事就回來，免得為娘惦記！」袁化又跟自己的老伴交待清楚了。袁化把鏈子鑷帶好，隨著張方、孔秀、姜老劍客爺，一塊來到姜家。三人又告辭姜本初，這才奔太原府。

天都快黑了，他們三位來到耿家莊。在村口上，遠遠地瞧見有不少的人呀，銀面仙猿鐵背崑崙老俠石金聲、海川、金頭壽星洪助、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、金地道長韓景和還有司馬良，夏九齡全部都在這裡。等百靈先生袁化到了，大家「呼啦啦」過來，挨次地見禮，各道寒暄。耿文、耿武一躬到地：「袁先生是咱太原府管轄地面的人物。不要在這裡講話，有什麼話，咱們到家中再說吧！」來到客廳，分賓主落座，燈也就點上來。袁化擦臉、喝茶休息。海川這才抱拳拱手把事情全提了：「沒有別的，袁先生撥冗至此，使童某感激不盡！當然，這也是西風長老秋禪前輩的臉面，也是大傢伙的臉面。袁先生，您既然來了，怎麼樣破七星八寶轉心亭，我們就是這些人，請您分派！」百靈先生袁化點了點頭：「童俠客，我們都是慕名的朋友，一見如故，我也不客氣！七星八寶轉心亭並不難破，在下到山裡伸手就破。但是他七星山後山，緊挨兩界山嶺這個地方非常隱蔽，有一條暗路，這條暗路叫駱駝嶺。這個地方原先沒人把著，現在有人把著。七星山兩家寨主，把洞庭湖的老寨主父子爺兒倆請來，帶著四百名長箭手，在駱駝嶺駐紮。他這個長箭手十分厲害，硬弓硬箭。老寨主叫多頭太歲趙遠峰，少寨主叫癩頭太歲趙小喬。爺兒倆每人一條鎮鐵虎尾三節棍。這四百名長箭手最凶。如果我們一但去破七星八寶轉心亭，段氏弟兄一定知道消息。他們要讓趙家父子帶四百名長箭手，把七星八寶轉心亭團團圍住。說真的，我們在亭子裡很是危險！我們應當先派人，把駱駝嶺趙家父子給抓住，把他這四百名長箭手給他趕散。這樣咱們才能破亭，免後顧之憂。現在咱們兵分兩路，一部分要破亭，一部分要到駱駝嶺，把這父子治住。您看，童衛員你們爺兒幾個瞧瞧，誰去合適呢？」旁邊有個答言：「袁先生，老朽不才，願效犬馬之勞！」百靈先生袁化一看，是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。「噢，如果司徒老義士爺去，那當然就沒什麼問題！」海川也說：「哥哥，這麼大的事情您一個人去，我們也不放心哪！要不，您帶兩個孩子去吧。」司徒朗一聽也好：「我帶誰去呢？」

「唔呀！師大爺，姪男一定要跟老人家一同前往！我是吃不了虧的！」「大爺，我也跟著您去。」嗨！老頭司徒朗一瞧：是病太歲張方跟蠻子孔秀。說：「你們倆孩子這麼老遠，把袁先生請來也沒休息，又接茬跟我乾這個去，多辛苦哇！」「您這是哪的話呀，為國還能說什麼辛苦不辛苦啊！咱們要是把七星八寶轉心亭一破，金牌得了。爺兒們，我們一點也不累！」「要是那樣，我們先走了！」

老義士司徒朗把五行輪的包袱提起來，張方、孔秀也把軍刃帶好了。爺兒仨就打耿家莊出來，一直來到臥虎灣下。順著兩界嶺

七星山當中，爺兒仨可就奔了駱駝嶺。這地方十分幽避，非常險惡。快到啦，孔秀又冒壞：「唔呀！師大爺。」「哎，孩兒。」「趙遠峰、趙小喬這兩個壞東西嗎，我是曉得的。」「你怎麼知道？」「老爺子，您不記得九月九重陽會嗎？當然您沒去您不知道，事情您聽說過。雙猛鬧重陽，鐵善寺山下蜜蜂嶺前，管轄頭道山口的就是這兩個混蛋王八羔子。叫我們的傻師弟虎兒小子甘虎，把這父子爺兒倆挨個不亦樂乎。想不到，他們又跑到這兒裡攪鬧！其實趙遠峰、趙小喬當初叫甘虎給打了，您不記得這茬了嗎？他們沒有臉再上山裡去，這爺倆帶著四百名長箭手暗含著撤了。因為人家請他們到鐵善寺是為了要害童林、侯振遠，沒想到把黃風鬼給射死了，而且還叫甘虎給打了。不認字的蒙不認字的，父子倆一害臊回洞庭湖去了。剛到洞庭湖，段氏弟兄的請帖就來了。

父子倆又帶著四百名長箭手奔山西。段氏弟兄讓他們爺兒倆帶著長箭手把守駱駝嶺。一旦七星八寶轉心亭失了勢，你們爺倆帶領四百名長箭手，包圍七星八寶轉心亭，不准走漏一個。當然，這四百名長箭手願意在這裡。在洞庭湖自己的寨內，每月發薪發不了多少，一兩八錢銀子，有時候就給幾吊錢。

可是要跟著他在七星山，人家多給錢，所以都願意在這裡。」孔秀到現在把事情都說出來了，「這兩個混帳東西嗎，我們都認識他。但是他們倆十分厲害，您不如派一個人去，把趙遠峰、趙小喬誣出來！」張方一聽，這小子怎又奔我下手啦！老頭司徒朗明白：壞孩子！讓我支使張方去，我偏不支使。

「孔秀！」「唔呀，大爺。」「好啊，既然把他誣出來合適，你去吧。我在這準備拿人。」孔秀一聽：「大爺知道姪男，我是沒有本領的飯桶！」「你沒有本領這是自然。可有一樣，你誣還誣不下來嗎？」孔秀一想：我又搬磚砸自己的腳了。只好說：

「好，姪男遵命！」一伸手，把搖山動小刀拿出來。

這搖山動有尖沒刃，是挖人家牆偷盜用的。說著，一抬左腳就在自己的眼前頭，搬起個朝天凳來，右手拿起搖山動的小刀，「噌噌噌」，還背背刀呢！

然後一抱拳：「師大爺，您就在這忒裡站著等候拿賊吧。我馬上把賊給誣下來！」喝，孔秀就提著搖山動，奔駱駝嶺的山口了。

剛到山口，由樹林裡「噌噌」竄出好幾個人來：「幹什麼的？站住！」

「唔呀！眾位兄弟辛苦了。」「你幹什麼的？」「我嗎，我要找你們少寨主，哎，癩頭太歲趙小喬。」「噢！你找我們少寨主。你是哪的？你姓什麼？」

「吾嘛，吾是從洞庭湖咱們家鄉來的呀！」「噢，從家鄉來。你到這找我們少寨主有什麼事呀？」「這個嗎，吾找他嗎，一定是事情，沒有事情吾也不找他。既然找他，就有事情。」「廢話！問你有什麼事？你說！」「唉，吾找他嗎，吾是跟他要帳來的。」孔秀沒詞兒啊。「找他要帳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「吾嘛，吾在洞庭湖嘛，是賣豆腐的。」「賣豆腐，你賣豆腐找我們少寨主幹什麼？」「他短我的豆腐帳啊。」「嗨！」這兵丁險一些樂出來：「朋友，你貴姓啊？」「我姓孔。」「孔掌櫃的，打洞庭湖來到山西，千里迢迢，你要帳你要的出路費錢來嗎？我們少寨主短你豆腐錢，那能短多少？吃豆腐能吃多少？」「不對的，要是三兩二兩銀子嗎，我不會來的。數目實在太大！不來嗎，豆腐鋪子就要關張了，我這本錢都倒不過來了。」「那麼，短你多少錢哪？」「哎，一個大數。」「十兩？」「十兩銀子不夠路費。」

「難道說還一百兩。吃豆腐能短你一百兩銀子嗎？」「一百兩是少一點啊，報告眾位，真是不多不少，整整的一千兩！」